

唐模，位于皖南歙县，五代诸侯纷争，唐朝越国公汪华后人，为避战乱举族迁至徽州黄山南麓，汪氏后裔中有人精通阴阳八卦，用堪舆之术选地而植银杏数株，择成活处举族定居，徽谚“唐模棠樾，饿死情愿”亦道此处乃一方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强唐不复存在，可汪氏子孙仍眷念大唐对先祖赐予的恩荣，以唐代的风范和模式建立了村落，取名“唐模”。

唐模，一曲古老的徽谣

唐模名片翰林坊



“圣朝都谏”四柱牌坊

唐模号称“中国水口园林第一村”，看到了水口也就进入了唐模，村口的溪流潺潺穿过一座座石桥，徽州人将水看成时间和财富，认为水会因流动而带走一切，故修“水口”加以镇留。徽州地势“八山一水半分田”，不外出谋生，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更何谈娶妻生子？于是，徽浮古道，年复一年地迎来送往着负笈山民、挑担客商、赶考学子、官轿花轿……石板无言，却看到了很多

动人的故事：水口亭内离人执手看泪眼，无语凝噎；去时布衣青衫，归来却锦衣玉袍，或权倾朝野、或富可敌国，行行复行行……相传，七仙女在这条道上拦住了书生董永，老槐荫树见证了仙女和凡夫的山盟海誓，成就了这“天下第一媒”。如今，槐荫树的枝枝桠桠上悬满了象征百年好合的红丝带，乍一看，如一位含羞出嫁的新妇。汪氏建村后，有两位歙北的许姓兄弟因父母双亡，来

唐模投靠汪氏姑父家，孰料风水轮流转，许氏经过几代人努力，竟替代汪家成为当地第一大姓。“圣朝都谏”四柱牌坊是康熙皇帝为旌表“同胞翰林”许承宣、许承家兄弟先后考取进士并被钦点翰林的科举美谈。石牌坊上刻有梅花祥云、鲤跃龙门、喜鹊报喜等徽派雕花，它雄劲傲然挺立于天地间，似乎在无声诉说着那一段千载难逢的佳话，那是唐模的传奇、唐模的名片。

至情至孝檀干园



许宅

徽商深谙经商之苦和为商不易，因此，他们悉心栽培子孙后代读书入仕。如果说“耕读传家”是徽州人的传统本分，那么，“官商一体”则是他们保持世代富贵的原因根本。檀干园名取《诗经》“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园内设立私塾是贾而好儒的真实写照，主体建筑取名“鹤皋精舍”寄寓了主人殷切期望子孙发奋进取，“鹤啸九翱，其声闻于天外”的良苦用心。忠烈庙里供奉着唐朝“安史之乱”年间抗击叛乱而流芳百世的张巡、许远两位将军，许氏先祖许远在那场惨烈的守城保卫战中“童可烹妾可杀城不可亡矢志保江淮半壁”，为保李唐江山极尽忠烈之事。

如果说，忠烈庙是唐模人忠君

的体现，那么，“小西湖”则是唐模人尽孝的表率。清嘉庆年间，唐模人许以诚在江浙皖一带经营了36家当铺，时称“36典”。一辈子蜗居山村的老母亲听走南闯北的儿子谈到西湖秀色，心生艳羡，做梦都想去看看。许以诚考虑到母亲年迈体衰，经不起舟车劳顿之苦，为一偿母亲夙愿，许以诚不惜耗巨资，雇能工巧匠挖塘垒坝，修筑亭台楼阁，将西湖的湖心亭、玉带桥、白堤等景致搬入檀干园，供母亲朝夕观赏。缘湖而行，渐入佳景，“小西湖”占地10余亩，三塘相连，隔水可见3个圆形深潭，形成“三潭映月”。镜亭四面环水，为檀园中心，镜亭之雅，在于里间大理石四壁镶嵌的18块书法碑刻，这些碑刻出自蔡襄、苏轼、黄庭

坚、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八大山人等18位书法大家之手，或草或篆或楷或隶，银钩铁划如龙蛇隐壁。镜亭以东为内湖，湖北岸遍植名贵花树，春日里天桃翠柳，疏密有致地掩映着亭、台、桥、阁……我似乎看到了白发苍苍的许老太太拄着拐杖，在儿孙搀扶下乐呵呵流连于“戏蝶时时舞，娇莺恰恰啼”的潋滟景色中。

小小檀干园氤氲着温情脉脉的人伦孝道，孝子许以诚让自己的母亲乃至唐模所有的母亲不出村郭便能饱览西湖美景，化“家中孝”为“天下孝”，徜徉檀园，我的灵魂似乎也经历了一次洗礼，倍感通透澄明，这种感天动地的人性美将“小西湖”点缀得如此赏心悦目。

十桥九貌看水街



忠烈祠

檀干溪蜿蜒曲折地从村头至村尾穿过整个村子，当溪流渐次被栏杆粉墙黛瓦的老屋揽入怀里，就到了唐模最为繁华的600米水街，清澈的檀干溪终年不竭，白墙乌瓦

马头墙的徽派建筑民居、祠堂、店铺、油坊……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地布局在沿溪两岸，蜈蚣桥、五福桥、义合桥、太平桥……13座风格各异的石桥或如彩虹、或如玉带，或单孔、或双孔连接起两岸民居，“十桥九貌”成了唐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沿河一爿古意盎然的避雨长廊，长廊临河一面设有美人靠，俗语云“美人靠，靠一靠，十年少”，倚在靠上凭栏眺望，小桥、流水、人家……好一幅王维笔下清新的村居山水图，仿佛穿越了遥远的唐、宋、明、清，置身于一幅活色生香的《清明上河图》。

唐模有许氏宗祠和许氏支祠尚义堂、继善堂、铭德堂，从村中流传着“穿靴戴顶尚义堂，摇摇头摆摆继善堂，草鞋麻履铭德堂”的谚语可以看出，许姓各个分支根据血脉不同分

别烙上了官、商、民不同的阶层印记。双歇顶建筑“尚义堂”在3个支祠中最堂皇讲究，八字衙门式前庭，前低后高，气势恢宏，“继善堂”次之，“铭德堂”最平民接地气。夕阳西下，村民坐在高高的门槛上喝着用大水杯沏的酃茶，店家慢条斯理在铁板上煎翻毛豆腐，从汤锅里捞起一碗碗鲜美可口的小馄饨，孩童蹲在地上摩挲着蜷伏在脚畔的爱犬……不在江南却仍让人领受到一份小家碧玉的似水柔情。

高墙小窗、流檐翘角、飞檐出甍、回廊挂落……那些彰显徽派特色的建筑须臾间变得朦胧起来，溶解在皖南那片苍莽暮色中，满脸的沧桑如同史书中一页泛黄的纸张、一曲古老的徽谣，传唱着今昔的辉煌和沧桑……

文/图 申功晶

